



遇见汐溪里

党柏峰

冬日，晨雾还未散去，远远望去，峰峦若隐若现，宛如仙女们披着轻薄的云纱，这便是镇坪清晨的样子。

前往上竹镇化龙村，有一条竹溪河，也许是冬天的缘故，竹溪河清瘦了许多，却更添了秀美，顺着山谷曲折流淌，潺潺的水声悦耳动听，河水清冽见底。

终于，阳光费力地撕开云雾，在水面洒下细碎的光斑。河床上，大大小小的石头静卧着，有的被溪水冲刷得光滑圆润，泛着湿润的青灰色，像卧牛、像游鱼、像小狗；有的则棱角分明，突兀地露出水面，像调皮的孩子用手扬起溪水嬉闹，溅起的水花落在岸边的荒草上。

溪岸两岸，随处可见成片的竹林，竹叶上还挂着晨露，随风摇曳，那晶莹的露珠便从叶尖滑落，滴落在枯叶上，与潺潺水声交织在一起。偶有几片枯黄的竹叶飘落到水中，打着旋儿，跌跌撞撞消失在水流里，不知归处。

转过一个大弯，眼前突然宽阔起来。一位山民背着竹篓缓缓经过，背篓里边蜷缩着一个两岁模样的孩童，一只手扒着背篓边沿，一只手放在嘴里吮吸，睁着黑亮的眼睛好奇地四处张望。就在他们身后不远处，有一座桥栏低矮，线条简约的石桥横跨溪上，连着两边的住户。谁也不知道这座桥的年龄，凭着它满身的青苔，大概已有了年代。那光滑的桥面承载着山民们的沧桑岁月，透出一种说不出的韵味。

不似江南水乡的石拱桥，也许会逢着一位撑着油纸伞的姑娘，我逢着的是一位挎着背篓牵着耕牛的山民从

桥上经过。他的背篓里装着些许前阵子采挖的山货，沉甸甸的，压弯了他的腰身。他衣着朴素，脚步稳健，脚上还沾着些许泥土，眼神里透着一份踏实的安然。

阳光渐然爬高，晨雾悄然消散，巴山的轮廓清晰起来，竹溪河畔竹子的身姿似乎一下子挺拔了几分，就连水流声也变得轻快清脆了。

当一座峰峦横亘在眼前，化龙村就快到了。山脚下不知谁家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，也就在这时，一抹惊喜撞入人眼帘——竹溪河畔竟藏着一处民宿院落。它简约清新，与对岸错落有致的传统民房形成鲜明对比，却相融相生，丝毫不显突兀。在这深山腹地能邂逅这般景致，着实别致动人，让人不由得心生探访之意。

这处名为“汐溪里”的民宿，依竹溪河走势顺势而建，是雅致的两进格局，中间以一间清幽的茶室巧妙隔开，既划分了空间，又添了几分禅意。穿过茶室往里走，眼前豁然开朗：一片视野开阔的草坪铺展开来，兼作儿童趣味球场，孩童嬉戏与草木清香在此交织。

院落临溪傍山，竹溪河的潺潺水声萦绕耳畔，远山的青翠映入眼帘，满是亲近自然的熨帖与惬意，让人陡然生出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归意。

正对着草坪的，是一座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的三层小楼。它在传统格局之上巧加创新，线条利落，透着满满的时尚气息，与周边的山水、草木相映成趣，既不失山野的质朴，又藏着现代生活的雅致。

临近午时，太阳也费劲地爬到山顶，它似乎有些倦怠，慵懒地躺在山顶上，不一会儿，又起身穿过密林，欢快地跑下山来，跳过竹溪河，爬到汐溪里。当我刚一推开汐溪里会客厅的玻璃门，可爱的太阳快速跻身进去，跃上茶台，爬到书架上……不一会，整个房间就被太阳晒得暖和起来。

跟着太阳的脚步，我仔细打量这间屋子，一个半圆形的简约台面，面前是一个到顶的五层书架，约有千余册书的样子。这个候客区域与其说是招待前台，倒不如说是一个温馨的图书馆。

“我这是镇坪县图书馆汐溪里分馆。”恰好这时，女主人沏了一杯镇坪绿茶走了过来，她一下子看出了我的疑惑。

“这些年，我们县里重视文化建设和发展旅游，深知大山里的人们也有‘想读书、爱读书’的心愿，县图书馆依托我们这些民宿搭建起一个个文化阵地，让人们即便身处群山之中，也能随时拾起书本。”这位叫张良琼的姑娘，是这家民宿的女主人，这里是她的娘家。她曾是一位白衣天使，心中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回到村里自己创业，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，她回家的愿望更加强烈，终于，她辞去了工作，回到了化龙村做起了民宿。

“叮铃铃，叮铃铃……”树上四五个琉璃风铃摇晃着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在竹溪河畔的汐溪里，我和清风一起沉醉。

石上春秋

杨麟

不忘”的艺术功能。

著名美术家巫鸿先生在其著作《中国古代美术史》中认为，汉代的艺术有两种视觉表达系统，一个是以抽象的象征符号和图像图解宇宙，另一个是以具体的形象描画宇宙。汉画像石、画像砖建筑是以象征图形图解宇宙，汉画像石、画像砖的图像则是形象性地描画宇宙。汉画像石、画像砖均以线性表现物象，由阴线刻到隐起刻完成空间表现，虽是平面形式，但无论是人物、动物、植物还是故事场景，都表现得栩栩如生，千姿百态、丰富多彩，同时也蕴含着生命力和汉代人的观念。

本汉画题跋作品集以及这次展览，均是先生集毕生收藏之精品，作品集共收录九十五幅佳作，特别是《力士图》《迎宾宴饮图》《缉盗荣归图》等，都是汉画像石拓片之精品，也是徐州汉画像石馆的镇馆之宝。这些画像题材丰富，从这些拓片上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社会发展轨迹，这些画面是汉代画师工匠对当时文化的理解，凸显了他们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，也充分反映了汉代人们对生命的思索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不仅是一本拓片作品集，更是汉代时春秋的再现。作品集均采取拓片与先生的书法完美融合，汉画拓片的厚重与先生行草的洒脱遥相呼应，互相包容，恰到好处，每一件书法与汉画拓片的集成，都让人爱不释手，这不仅来自汉画气魄雄大的艺术风格，也源于先生深厚的书法功底。拓片上，先生用其对汉画像石、汉画像砖的挚爱，以行书为篇，汉简为附，再现汉画的史学意义。从艺术形式上，这是对汉代的艺术遵循，也是彰显先生人格魅力的一种形式，再说说先生的书法，其作品笔势稳健，体态窈窕，秀而尤清，精气内藏，不仅保留了汉简的高古之气，而且也有先生本身的刚劲之力。

这本久违的汉画题跋作品集，是先生与汉画的一场跨越时空对话，是先生以敬畏之心，深入汉画肌理，以其胆识重构传统，最终将汉画“形神”内化为自身艺术语言融合，这不仅是入古出新的艺术实践，更是在传统艺术中寻找艺术现代性的典范。

迎宾图

李天池

瀛湖

第1468期



自宁陕县归来已有月余，那个叫“渔湾逸谷”的地方总在我的心头萦绕，有几种声音常在我的耳畔回响。

原本是宁陕县城关镇的一个小山村，想必旧日里是渔船唱晚的模样，村民依水而居，便得了这个朴素的名字。后来大多村民迁出，政府遂以山水为脉，将其绘制成果区，加上“逸谷”二字，添了几分远离尘嚣的幽雅与闲趣。

一夜的小雨在早晨暂歇了。我们从宁陕县城出发，车子沿着长安河边的公路行驶了约一个半小时，泊靠在一个峡谷入口边上。路口立着一块大石，“渔湾逸谷”四个大字镌刻于其上，似是给这方天地加盖了一枚印章。右侧的小河上横架着一座浮桥，站在桥上俯身去看，心忽地一紧：两岸在此陡然收束，河床也急转直下，河水“扑通”跌进低洼处，却不莽撞，只向右拐了个陡弯，而后悠悠地铺散开来，顺着山谷的心意“哗啦啦”流向远方。

众人将目光收回来，随从向导，沿着一道右转的缓坡下行，坡底是一座石块垒筑的二层小楼，曾是一座水电站。踩着石阶下去，走进底层的入口，才知是间书屋。屋里的空间不大，竟藏了数千册各地捐赠过来的图书。书屋一角开了扇小窗，窗外两株芭蕉正盛，肥绿的叶子垂着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，将诗意悄悄送进屋里。二楼是咖啡屋，靠墙摆着一张旧沙发和桌子，光线暗柔得恰到好处，坐下来便觉时光慢了，心底渐渐漫出淡淡的怀旧情绪。

出了小楼，前方是个双岔路口，这里像个小村落的站台，有几位村民坐在地摊前，售卖着自家地里出产的蔬菜瓜果：茄子紫得发亮，小葱鲜嫩，都带

着新鲜的泥土气息。

一条通往村子中心的小路将左边的稻田与右边的河滩分割开来。站在这条路上，此时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山谷之间的一大片稻田。金黄色的稻穗低垂着，风过之处便漾起一片金浪，不远处的田埂上插着一块木板，上面写着“离北方最近的南方”，寥寥数字道尽了此处的地理特征。

“火车即将启动，大家赶快上车！”不知是谁的喊声将众人的目光拽扯了回来。这时，大家才发现脚下的稻田边卧着一条铁轨，一辆约百米长的电子小火车停在那里。二十多个人全都跨上车身坐稳，一声长长的汽笛划破了山谷的宁静，小火车缓缓启动了，车轮在铁轨上不断发出“哐——哐——”的声响，像一首慢节奏的陕南山歌。

稻田在人们的左侧约一米之外徐徐铺展开来，金黄的稻秆间还夹着些许绿意，一阵风拂过，稻穗便轻轻摆动起来，似在迎接每一位访客。身为关中人的我，对于麦子、玉米是见惯了的，这附近距离地贴近稻谷，还是平生首遭。那黄澄澄的色彩晃着眼睛，鼻尖萦绕着稻禾散发的香气，心儿被这暖意裹住，迷醉在这方田野上。

小火车转了个大弯儿，便看到右边几米外的高地上一排玻璃黛瓦的民宿，朝向稻田的这边全都装了落地玻璃门窗，一对年轻的夫妇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站在阳台边眺望了起来，他们的脸上洋溢出幸福惬意的笑容……

继续前行，越过一块收割之后留下黑灰色稻茬的空地，一方荷塘缓缓入眼。远远望去，荷叶已蜷着枯黄的边儿，纤瘦的茎秆却仍在泥土中倔强地挺立着，似在回想着什么，抑或期待着什么。

此情此景，竟让我不自觉轻声念出唐诗里的名句：留得残荷听雨声。当时若是有雨点落下，那该是怎样的清雅意境呢？

再往前去，出现一片菜地。地里的辣椒红得似火，青菜绿得如玉，茄子挂在枝上，豆角缠着藤蔓……有的正长得鲜嫩，有的却将近萎焉。这时，转头看向右边，不远处的山脚下有几户人家，门前屋旁的坡坎上这儿一丛翠竹，那儿几棵柿树。听向导说，这几户是村里少数未迁走的原住村民，他们守着这方山水，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日子。

“看，朱鹮，朱鹮！”有人激动地喊道。循声望去，两只朱鹮正俯身在泥土里捕食，旋即又蹿入空中，羽翼划过空气的姿态，矫健而轻盈。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。过去，只听说汉中洋县才有这种鸟儿，不想竟在此地亲眼得见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想用镜头留住这灵动的身影，它们却一眨眼工夫就飞远了。

小火车减慢了速度，终于停靠在起始的站口，然后，我们跟向导一起参观了村史馆、朱鹮博物馆及民宿，对这里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。

离开的时候，我站在渔湾逸谷的坡顶，回首眺望那片山谷中的广袤田野，心中有些留恋不舍，想着要是有机会能带着家人在此地住些时日，深度体验一下这画境般的山居生活该多好呀。

多日来，小河中的波涛声、小火车的汽笛声，还有朱鹮在空中鸣叫的声音，交揉在一起，不时在我的耳畔回响……也许，渔湾逸谷真正让我惦念的，并不是美丽的风景，而是深藏于山水田园间的闲逸与生机，还有那块土地上人民的传承与创新。

松树梁是紫阳县汉王镇辖区内的一个小地名，位于擂鼓台的山脚下。身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我在很久前便听人提起过，只是多年来未曾到过。

和诸多地名的由来一样，松树梁是因生有一棵巨松而被世人知晓，这和五郎村的“梧桐树”一致，因生有大片的梧桐树而命名。打小我就对花草有着无比执着的热爱，每到一处，总会去探寻当地特有的植物。这些年来，对县域内特有的古树，也算稍有了解。坦言却常见的桂花树、黄连木、银杏、柏树、栎树等容易成为参天巨树之外，少有听说松树能被冠以“古树”之名。

在盆景界里有言：玩树不玩松，到老一场空！为此，我曾多次上山寻找当地的油松、马尾松苗移植庭院，但很难将其种活或养大，忙活几年，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可见，移植山松对于个人的种植技术是一项很大的考验。

松树之品行，历来多有文人墨客泼墨赞颂其长青、坚韧与多寿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，古人总会因某种植物的特有属性与人的品格相联系，并赋予它们特殊的含义。荷花种草之所以能使得人修身养性，其根源大约便是在此，基于此，我对松树有着崇高的敬意。

松树梁有松树，是好友老唐多年前就向我提及过的。我曾多次提起一同前去看看，但因种种缘由不能成行。上周，老唐来到家里邀约我一同去山上观赏秋叶，我欣然同意。

是日，秋日南照，微风不燥，我们骑一辆摩托，沿着去往擂鼓台的旅游路，向着暮秋里的深山进发。漫山的乌柏、肤盐树、橡树、鬼箭羽、白藜、络石、黄连木、枫树等植物，放纵着五彩绚丽的叶在秋风里尽情地摇曳，像是在与这一季的时光道别。从高处望去，层林尽染，这一刻将“秋无意间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，五彩斑斓溢出来，渲染了整个山林”具象化了。

这一次，我再次提起让好友指路前往心心念念的松树梁。去往松树梁的土路未硬化，被雨水冲刷出条条沟壑，我们两人在泥泞与坑洼里一路颠簸。好在土路并不长，很快抵达梁顶，便见一棵巨树傲然挺立在不远处。

巨树约莫二十余米高，胸径近两米。停好车后，我俩径直向其走去。古树被保护得很好，因为生长在一高处，四周又有石块护卫，故而建有石阶供人临近观赏。我们拾级而上，到达平台，见一铁牌上赫然写着“紫阳古树”的字样。这与多处所见到的树牌不同，其并未对古树的品种、树龄等信息有所介绍。

从生物学来讲，古树并非“松”，而属“杉”，和当地的三尖杉、水杉、杉木形态结构更为相似。此地为何因此树被命名为“松树梁”，无从考究，或许是古人见其和常见的松树相似，长寿且长青，便认定它是一棵松树，久而久之也就把名号传了出去。其实，松树和杉树都属松科，这样一来，此地叫作松树梁也无妨。

平台之上，古树的周围砌起了一圈六边形石围，伸出去的几支粗枝被红色的钢管支架起来，走近看去，像是一棵小树搀扶着老树。我很好奇古树的胸径到底有多少，便背靠大树伸展双臂，用臂展去估测。好友为我拍下照片，从图上来看，其胸径已然略超臂展。从臂展约等于身高来说，古树的胸径已超过一米七。惊呼，这真是我实地所见过的最大古树了。

既然确定古树为杉类，具体为哪种杉？我不敢枉然下判断，并非我所熟知的三尖杉、水杉、红豆杉等特有珍稀杉类。好在借助百度百科，初步判断为秦岭山区所特有的冷杉或云杉，至于具体是哪种，还得专业的林业人员来做甄别。

古树树冠遮盖了平台的大部分，抬眼望去，柔美的阳光穿过枝叶洒落下来，地上点点斑驳，像极了夏日少女一袭白裙上的小碎花。我盘坐于树下，调整吐纳，除了偶然间能聆听到山间的鸟鸣外，周边一片静谧，内心充盈着山林的惬意与放空感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好友从远处唤，我下了平台，见山坳里依旧住着几家农户，老者们悠然自得地耕耘着田地里的庄稼。儿孙们选择了下山定居，他们留下来坚守世代居住的老屋，看似平凡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所向往的生活呢？

当我们走近老屋，询问老者这路可还有延伸。老者说这院坝就是路的尽头了，他们再三邀我俩进屋喝茶。山里人才有的淳朴、厚道与热情，在他们的言行中淋漓尽致地体现，着实把我们感动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老唐问我：“你见到松树的顶端是枯枝，知道那是为什么吗？”

我说：“雷劈的嘛！”这棵树长在这座山的最高处，即使被雷火烧掉了大半，有一半树皮都没有了，却依然岿然不动，欣欣向荣，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生命的坚韧。我们生当如参天大树而非草芥，在成长的过程中自然会经历风吹、日晒、雨淋、虫蛀、雷击，这些都是让我们使劲向下扎根、向阳生长的鞭策啊。

沈坝之行

李永明

初冬暖阳漫洒，汉滨区沈坝镇的山峦在光影里连绵起伏，清寂的山中，“战士作家”崔八娃的铜像静立于此，我怀着深切的敬意向他俯身鞠躬。

在当地文友的陪同下，我们来到崔八娃的家，这是一处朴素的两层砖混房，门口，头发花白的邓大芝老人正在择菜，暖阳落在她满是岁月痕迹的脸上。这位老人是崔八娃的遗孀，她热情地邀我们进屋饮茶，还捧出自家新收的花生。老人虽听力稍弱，但记忆却清晰，她缓缓道来与崔八娃的过往：“我们从小在沙沟村相伴长大，是旁人眼中的青梅竹马，1965年结为夫妻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眼里噙着幸福的泪光。

提及崔八娃的童年，老人语气里满是疼惜：“苦命的八娃生于贫苦人家，因排行老大，乳名八娃儿。当年保长上门催粮收租，他父亲无力缴纳遭毒打，不久便撒手人寰。幼小的八娃眼睁睁看着亲人离去，这份锥心之痛成了他心底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疤，每当听到狗的叫声，八娃就浑身哆嗦。”老人家里流下伤心的泪。

崔八娃命运的转折在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后，在部队，他才真正开启识字之路。邓大芝老人记得，参加扫盲学习时，他格外刻苦。当时部队推行“速成识字法”，要求半个月认两千字，崔八娃不分昼夜地钻研，仅用十天就达成“会认、会背、会写”的目标。军旅作家高玉宝《半夜鸡叫》的发表，像一束光点亮了他，在部队首长的鼓励与指点下，他拿起笔，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短文《狗又咬起来了》。这篇作品在《解放军报》刊发，随后被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；二十年间，它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，还入选大中小学教材。老人仍能清晰地报出崔八娃的代表作：《狗又咬起来了》《卖子还账》《郭大肚子》，每一篇文章，都是他们一段鲜活岁月的记载。

午后的阳光渐斜，我们走进沈坝镇红色文化陈列室。室内，一张张老照片、一件件旧物件静静陈列，无声诉说着崔八娃的传奇。他参军时的军装带着岁月的质感，扫盲用的识字课本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记，发表作品的报刊泛黄却字迹清晰，获得的荣誉奖章闪着温润的光。墙上挂着《狗又咬起来了》的手稿复印件，字迹虽显稚嫩，却一笔一画工整有力，很难想象，这出自一位刚脱盲不久的基层战士之手。镇上干部介绍，崔八娃